

我的新歡

隱名

她漂亮，她體貼，內子不在身旁而有她陪着我，照顧我，實在感到無限的幸福。

她體態輕盈，肥瘦適中，曲線玲瓏，官感靈敏。她走起路來，儀態萬方；有時有梅蘭芳「貴妃醉酒」裏的柔美身段，有時則有程硯秋「文姬歸漢」裏的美妙步法，偶而也擺出孟蓮麗夢靈「七年之癢」裏的風騷姿態；可謂兼有中國古典女性穩重而隱藏的美，與西洋現代女性活潑而暴露的美。她勾起了我「銀婚之癢」。（我和內子將有銀婚之舉）。

她頸間那條項鍊，雖非價值連城的名貴品，却是以前深愛她的人所留贈。我非但毫無意思要把它拿掉，而且還用它來管束她偶發的性子——要她「念舊情」，切勿「移情別愛」。當傍晚她陪我同去散步的時候，她常不顧一切地要和異性交頭接耳。這也許是我平時管她太嚴，老叫她悶在家裏的緣故，抑或她本性如此？！在此情景下，有時也只眼開眼閉，但她總是貪而無厭，結果常叫我抓住她項鍊回家了事。

話可又說回來了，她對我的愛護也的確無微不至

。如有她從未見過的生人來訪，她必張聲在先，是好人抑是歹徒，先由她弄個清楚。她似乎深恐我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」或「另結新歡」，否則，就是她多疑好妒的個性在作祟。但她很能辨貌鑒色，最後還是聽從了我的示意，從未得罪過來訪的友好。

我最感享受人間樂趣的一剎那是我剛從辦公室回得家來，我一進大門她就迎上來吻我，偎倚着我，直等到把我帶入沙發椅……，我則愛坐不坐，因為手裏還拿着公事包，說起來還真有點兒半推半就的味道呢。

她吃得很少，僅早晚兩餐，是節食以減肥，也是習以成慣。病從口入，多吃無益。因此，我不讓她多吃，但有時她也貪吃。節食的結果往往是相反的，因為愈節愈貪吃，結果還是多吃了，有時她胃口不好，不吃東西，這可把我急了，非覓醫就診不可。我對她的關懷也是無微不至。

禍從口出，對她來說，這是絕對不會發生的，所有家中事情她不會表示意見，因此我倆間絕不因室內

佈置或電視節目而爭吵。有一點我很肯定，那就是她對「蘭西」(Lassie) 這個電視節目很感興趣。

她洗澡雖不用牛奶羊酪，却要用一種價格不小的皂水 (Hexachlorophene Liquid Soap) 而且還要我替她洗。這個差司可不好當，有時我耐不住性子，未免全功，有時弄得我滿身皂沫，也非入浴不可。

她有一隻舒適的雙墊軟床，早晚休憩，我最欣賞她的睡姿，這也可說是「睡美人」吧？！晚上她常過來睡在我身旁，親蜜之情逾恒，這可能因為愛他的人走了，我及時填補了空檔，多少有感恩之意？！再說，我也的確喜歡她，我愛她之情猶較前人為深。

她和我在一起還不到兩個月，但我已認定她對我的忠實。我有理由相信她能與我同甘共苦。她那雙「杏眼」常流露真情，而毫無假意，那真情好奇與乞賜的表示參半，而從不「深鎖娥眉」，作不歡的表示。當我偶發性子的時候，她常不聲不響地走避，或摸索來倚，叫我怒氣頓清。她不但頗解情意，而且還懂得共同生活的藝術。

她對家中每樣東西都很關心。有一次我公司裏的汽車駕駛員「畢奧」來我家搬幾盆杜鵑花，這是女僕「愛蘭」所植，要送給公司裏的女秘書「瑤瑪」，她咆哮如雷，經我一再向她解說，總算平靜下來。關心

家中每樣東西，不輕意被人拿走，可說是她的天性。

某晚我和她在後院草地上乘涼，她突然奔向牆角一棵橡樹下，大嚷大跳，一如潑婦罵街，使我變成個丈二金剛，摸不着頭腦，後來才知道樹枝上有一隻小雲雀。她何至於如此生氣呢？是妒意，還是她生來就不喜歡諸如此類的小生物在萬籟無聲時打擾她？！我迄今莫名其妙。這是她另一種天性吧！

她原來祇是我最近到手的愛犬「娃嘉絲」(忠實之意)。是純種 Dalmatian 母性。原屬公司中同仁所有，他因調返美國而把她送給我。「定情」之日，他約我去他寓所，事先說明如「娃嘉絲」不喜歡我，必須「名花另覓主」。說也奇怪，是晚我一進門牠就搖頭擺尾迎上身來，可謂「一見鍾情」，或靈感所至，牠知道我是牠未來的主人吧！

牠的確是我的新歡。

編者按：此文為吳勁寒學長大作，吳學長現任職美國最大木材公司 Weyerhaeuser Co.，今春派來遠東，充任木材生產與市場方面副理，現駐菲律賓賓馬尼拉市，府上則仍住華盛頓州之西雅圖市。再度來悉將於五月初舉家遷往馬尼拉，可能屆時在臺灣留若干日，俾得與舊日學友小敘。

費莫雅自
，準備乘船來
庭，除父母外
亮，身軀健壯
睛合了縫，唯
文筆好，是墨
東方人有特殊
。雖然她喜愛
的中國菜及使
的博愛精神使
那兒，她以茅
哲學是「上帝
世界，廣結人
到過不如意事
猶豫的穩回信
八月十日晨
，兩人直奔基隆

右

